



魏振东，山东莱芜县辛庄镇芦城人，1923年7月生。1941年4月，曾任日照涛雒区中队指导员(兼地方区委副书记，后兼公安特派员)，后任侦察参谋，兼武工队队长。其间，他与日伪周旋，多次闯进敌巢，出奇制胜，屡建战功，威震日照城。日伪军对魏振东闻风丧胆，曾流传着“宁打一营兵，不打魏振东”的说法，并悬赏十万元捉拿。

涛雒位于日照南部，东临黄海，为日照重要商埠。不仅有商船来往于上海、青岛、烟台、龙口等地，还有北至胶州、南通青浦的公路从中穿过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日军占据后，在此又修围墙又建炮楼，重兵把守，戒备森严。

魏振东担任涛雒区侦察参谋与武工队队长后，不时地带领队员深入涛雒张贴标语，宣传抗日、袭击敌人。敌人对他又恨又怕，扬言不抓住魏振东，决不罢休。

此时，涛雒风声鹤唳，大家担心再进涛雒危险更大，劝魏振东暂停一下。魏振东感到散发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惊慌，说明我们的传单起了作用。

一天夜里，他独身一人乔装打扮后进涛雒散发传单。凭着对涛雒各条街巷的熟悉，他神出鬼没地散发与张贴着一张张传单。

在一个小巷口，他逮住一站岗的伪军用手枪指着他，低声喝道：“我是魏振东，你想死还是想活？”一听说站在眼前的是魏振东，伪军吓得浑身颤抖，不住地点着头，连连说：“我想活，我想活……”魏振东说：“凭一个中国人却为日本鬼子当走狗，你死几回都应该。现在，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”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卷传单，对他说：“你把这个散发到炮楼里。”伪军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让，让长官发现了，那可是掉脑袋的事……”

魏振东说：“你不会偷着扔吗，为什么非得让他们看见。你不想干？那我现在就让你掉脑袋！”说着，猛地拽了他一把，做出要枪毙他的样子。伪军吓坏了，忙说：“我干，我干……”说着双手接过传单。

魏振东又让他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名字、籍贯。然后故意撒了个谎，警告他说：“你们炮楼里有我放的鸽子，你若撒谎，他们会告诉我的。”“一定，一定。”伪军点头说，“站完岗我就去……”

第二天，内线捎来信说，炮楼里炸了锅：说，想不到越防魏振东，魏振东的胆越大，竟把传单散发到炮楼里来了！

凤凰山位于涛雒西南部，海拔百米左右，在胶州至青浦的公路西侧。从1942年开始日本鬼子在山上修了炮楼，派兵把守。由于居高临下，对八路军和武工队等抗日武装在周围活动带来极大不便。武工队从山下经过，他们就时不时地从炮楼上打冷枪。

## “宁打一营兵，不打魏振东” ——抗日英雄魏振东传奇

□邓撰相



炮楼里的伪军更是周围村子的祸害——天天派捐要粮，村民恨之入骨。魏振东决心要教训一下他们。

一天，魏振东带几个队员，沿着一条水沟来到炮楼附近，他发现炮楼上站岗的伪军正抱着枪来回晃荡着。魏振东接过队员手中的长枪，稍一瞄准，随着一声枪响，伪军一个倒栽葱，不见了。

魏振东让大家在树丛里隐蔽好。这时，他们看到炮楼上跑出一些伪军，手忙脚乱地不知吆喝着什么。接着，便枪声大作，胡乱地向外开着枪。放了一会儿，见无人还击，几个伪军便大胆地从炮楼缺口向四下张望。魏振东笑着说：“又大了你的胆了！”说着，抬起枪，一声脆响，一个伪军又应声倒下。炮楼上又慌乱地响起了杂乱的枪声。回驻地后，魏振东写了封信，让山下的下元村保长送到炮楼里。信的内容是历数了他们的一桩桩罪行，警告他们停止作恶，否则将严惩不贷，下边署名魏振东。

周仙州是个顽固与人民为敌的伪乡长，民愤很大。魏振东想铲除这个祸害一直没找着机会。

1944年秋的一天，周仙州听说涛雒区三青团书记钟柏结婚，他要到场祝贺。魏振东便想借此机会除掉他。听内线说，这次婚礼由重兵把守，戒备森严，入场者需持由钟柏特制的请柬才行。魏振东听说钟柏这人比较容易争取，就让人去找他，说魏振东想与他交个朋友，婚礼这天将前来祝贺。告诉他，去了一定平安无事。若不让参加就大闹婚礼，让其鸡犬不宁。

婚礼这天，魏振东粘上胡子，戴上墨镜，再配上礼帽、马褂、皮鞋、手杖，上上下下扮成商人模样。然后手提礼品盒，大摇大摆地向钟柏家走去。由于打扮像样，手续齐全，顺利地进入婚礼现场。

婚礼是在钟柏家大院里进行的。整个院子人山人海。魏振东找了一会儿，终于看到了周仙州。他正兴致勃勃地在主宾席上。怎么下手呢？魏振东正在想办法，突然看到周仙州向厕所走去，便尾随了过去。就在他小便的当口，魏振东转身关上厕所门，突然用手枪指着周仙州说：“我是魏振东，想请你出去商议个事情，走！”

“魏队长，什么事在这里说，在这里说……”周仙州一听说是魏振东，吓得魂不守舍。魏振东掏出一个拉雷，一下挂在他的皮带上，然后低声喊道：“走，弦在我手上，不听话，就让你血肉横飞。”没办法，周仙州只有按魏振东的吩咐，与他一起向外走去。

武工队的同志们埋伏在婚礼现场周围接应魏振东，他们一看魏振东押着周仙州出来，便一齐迎上来，将周仙州押到一个小树林里。魏振东宣布了他的罪行，然后，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，身上贴上一张大大的白幅，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给敌人当走狗绝没好下场！后面署名魏振东。

1945年12月，魏振东在战斗中负伤致残，在涛雒安家落户。

1984年10月27日，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沂蒙山区时，在日照县城接见了魏振东，听了他的事迹后，兴致勃勃地为他写了一副对联：“推翻三座大山是英雄，实现四化宏图是能手”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□朱树松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蒙阴县当“知青”，在重山公社干兽医。夏秋之交的一天，公社领导王玉田安排我接待要来沂蒙老区体验生活的大作家刘知侠，并一再嘱咐我，“和作家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多说话。”“作家是你们济南来的，如果作家有事，你可为他跑跑腿，又能回家，一举两得。”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第二天下午，刘知侠在县领导的陪伴下来到公社驻地，按照事先的安排，我引导他来到住处——公社机关大院一间专门接待领导的房间。那时的公社机关很简陋，没有院子，是由山石傍在山坡上垒砌起来的几排平房，外乡来任职的公社领导都住在这里。兽医站就在公社机关前面不远的一个小山脚拐弯处，拐弯往里走就是有名的重山水库。

那时的刘知侠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，着一身略旧却整洁的深蓝色国防服。他身体有些发福，大大的眼睛，厚厚的嘴巴，看上去很有气势，却又和蔼可亲。刘知侠来到房间，环视了一下，就在面南靠窗的三屉桌边椅子上坐下来，扭头笑着不紧不慢地问我：“小伙子，贵姓？”“姓朱，不贵，兽医站的知识青年。”我诙谐地答道。“知识青年好哦，就劳驾你了。”他笑了，又说道，“我知道你是济南来的。”我跟着笑了起来。我转身出去，到公社食堂灌了两壶热水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公社里不管接待多大的领导，都是住一样的房子。房间里靠山墙一张木板单人床，上面铺着一张高粱秸编织的席子，一床叠得四四方方的薄棉被，端正地放在靠里的床头。一切都很简单。

## 难忘与刘知侠相处的那几天

刘知侠擦了把脸，让我带他到食堂会计那里去买饭票。我要给他去买，他执意不肯，说要一块在附近散散步。我不敢违拗，便和他一起去买了饭票，然后我俩就顺路走出公社机关的大院。前面是一个小下坡，路有点不平，他低着头顺着坡势慢慢地走着。在兽医站的屋旁我告诉他，“这就是我的地方”。他听后一下子笑出声来，重复着“‘我’的地方……‘我’的地方……”我们走到水库边，这可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大水库——重山水库，一望无际的宽阔水面，斜映在日落太阳的光辉下，显得那么幽邃神秘。面对水库，刘知侠那凝重的面颊忽地舒展开来，侧过头不无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它比不上微山湖壮美！”我的心一下子被作家不渝的情怀给打动了，耳边顿时响起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”那悠扬的音律……

回到住处，他告诉我他要写东西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要打扰他，尤其是晚上，有事他会叫我的。我遵照他的嘱咐，每天过去和他打个招呼后，就回兽医站忙我的工作去了。大概是隔了三天后的一个下午，在食堂打晚饭的时候他招呼我，饭后到他住处去一趟。

我来到作家的住处，他说自己有点疲劳，想说话休息一下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有点郁闷，可我不敢多想，更不方便。我看着桌子上散乱的稿纸，好多好多，有的稿面被红笔抹过和修改过，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大作家创作时的桌案情形。一支蘸过红墨水的小楷毛笔，翘着笔头傲然地横在手稿堆里一块中间凹的小石块“笔架”上，好像在向我显示它的“威力”。刘

知侠看着我说道：“写作是个苦差事，却也是很愉快的，能把心里话写出来。即便停下笔来，我这脑袋也停不下来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用右手的食指敲打着他右边的太阳穴，我看着他光憨憨地笑，不知说什么好，他却给我说起“红嫂”的故事来……那天晚上，虽然聊的时间不长，作家的一句话却让我终生难忘——“我不能忘本，我是一个苦孩子长大的，我要为人民群众而写，我要为新中国而写。”这让我感受到一个人民作家为人民、为祖国而写的一腔热血。

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上午，公社通信员急匆匆地找到我，叫我马上到刘知侠那里去一趟。我立马赶到作家的住处，公社的几位领导和县里来的人也都在那里，原来是作家要走了，记得是要去沂南马牧池。刘知侠看到我来了，把一个封好的鼓囊囊的信封交给我，让我回趟济南把稿子送到他家里，以便让夫人尽快誊写出来，并给我描述了他家在济南的方位……我接过信封，一种无比光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我看着作家上了车，目送着吉普车消失在远去的山路上……

回到济南，我来到了济南光明里(街)8号(记忆如此)刘知侠的家。这是一处普通的红砖平房，进屋东间里摆放着书桌，墙壁上悬挂着放大的刘知侠左手夹烟侧面俯案的半身照。年轻的刘夫人优雅爽快，热情地接待了我。

我是听着、读着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故事长大的。我心目中的刘知侠是个大英雄，从心眼儿敬佩他，曾向往将来要像刘知侠一样当个大作家，写打鬼子的故事，多荣耀！



## 急先锋索超为什么 要上梁山

□刘传录

《水浒传》中有很多朝廷军官上梁山，除了林冲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，其他大多是被梁山集团逼上或骗上梁山的。梁山收服朝廷降将还是有原则的，要么是朝廷派来征剿的军官将领，如关胜、呼延灼；要么是梁山需要的有特殊技能的朝廷军官，如金枪将徐宁；还有就是梁山周围州府的军事主管，如董平、张清。急先锋索超和梁山没有一点渊源，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会选择上梁山呢？

索超原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手下一个下级军官，惯使一把金蘸斧。七尺身材，面圆耳大，唇阔口方，腮边一把络腮胡须。因他性急，上阵时当先厮杀，人称“急先锋”。在梁中书那里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，根本没有机会出人头地。

大名府是个要紧去处，处在河北平原通往开封的最要位置，其实是抗辽的前线指挥部。蔡京的女婿梁中书担任留守，宋朝重文抑武，作为前线的大名府，武将的地位比其他地方地位高一些，这让梁中书和手下的禁军将领有了矛盾。

杨志因为丢了花石纲，杀了牛二，犯下命案，被刺配到大名府，杨志的到来给梁中书整理军队带来了一个契机，在大名府举行了个比武比赛，第一个出场的叫周瑾，根本就不是杨志的对手。大名府军界的实力人物为了挽回声望，向梁中书提出由周瑾的师傅索超与杨志比武：“这杨志既是殿司制使，必然好武艺，须知周瑾不是对手；正好与索正牌比武武艺，便见优劣。”梁中书心想：“我指望要抬举杨志，众将不服；一发等他赢了索超，他们也死而无怨，却无话说。”

杨志与索超比武PK，上演了一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的好戏，惊动了梁中书，震动了各级军官。比武与其说成就了杨志，不如说成就了索超，梁中书立即同时提拔了杨志和索超为管军提辖使，同时拉拢两个人成为军中亲信。索超在感激梁中书的同时，最感激的还是杨志，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。

杨志成了梁中书形影不离的人物，也成了大名府军界当权派的眼中钉，蔡京的生日给他们提供了机遇，他们巧妙地把杨志的护送预案透露给江湖人士，被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。这个过程中索超是知情的，但又无可奈何。

北京大名府从此和梁山结下了“不解之缘”。为救卢俊义，宋江率领梁山攻打大名府。第一次北京保卫战，索超力战秦明、扈三娘和李逵，被“百胜将”韩滔射伤左臂；第二次大名府守卫战，索超急于报仇，率领孤军深入敌阵，中计掉进了陷阱被捉。索超竟然入伙梁山。索超真喜欢梁山吗？答案是不喜欢，他在阵前是这样骂秦明的：“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有何负你？你奸人不做，却去落草为贼！我今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，死有余辜。”说明索超清楚知道落草的不是好人。那为什么索超还选择上梁山呢？

梁山上聚集了很多朝廷命官，大刀关胜、双鞭将呼延灼等，关键是青面兽杨志也上了梁山，能像他们一样保全性命，恐怕是索超的一种从众心理吧。

宋江的一席话也打开了他的心结：你看我众兄弟，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。盖为朝廷不用，纵容官当道，胥吏专权，酷害良民，都情愿协助宋江，替天行道。不是我们不尽力，而是朝廷不用。最重要的是宋江和杨志用天罡地煞理论给索超洗脑，告诉索超他是天罡星之一，和宋江等人都是36天罡72地煞中的下凡星主，108星宿下凡聚义替天行道让朝廷降将都归顺了梁山，作者也不道出其中密码，只用一笔归之于“本是天罡星之数，自然凑合。”洗脑后的索超幻想于星宿下凡，招安做官的光环中，毫不犹豫地上了梁山。排座次的时候排在徐宁之后的第十九位，相对于徐宁钩镰枪大败呼延灼的战绩，对只是个凑数降将的索超来说位置还是比较靠前的。

招安后，索超在征讨田虎和方腊的过程中，冲锋陷阵，砍死田虎手下的吴成、戴美和方腊的大将米泉。攻打杭州的时候，索超迎战双手沾满梁山兄弟鲜血的敌将石宝。石宝诈败，索超拔马便追，石宝使流星锤当暗器，索超被一锤打落马下死于非命。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当年大骂秦明的那句“奸人不做，却去落草为贼”的正义。